

超级现代武侠小说精品系列

萧十一郎

金庸 巨著
中册



超级现代武侠名著精品之三

苍天有眼

(中)

金庸 巨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第十七回：白毛神猿守雪宫

雪岭之西，为全山最高之处，巅峰拔海达万尺，其地苦寒，自非其余三个方向所在可比。幸而秋娘内服玄玄丹，外披雪熊皮，差堪煞它得住。

一路攀登，越走越陡，直抵西岭之极，通赴巅峰之处，简直是一块大削壁。削壁不堪留足，难以走路当是不言而喻，况那削壁乃凝冰雪，益是潺滑莫名了。

到得这儿，秋娘但觉眼前白皓皓一片，笔立千寻，高不可仰，不由身形一缓熬住了脚，朝上指指点点，向那怪物道：“喂，你的宿处，就在上面么？”

那怪物似笑非笑地裂了一下嘴巴，引手遥指顶上，吱吱叫着，那意思是表示秋娘问的不错。秋娘皱眉搓手，自语喃喃地道：“这般峭险，如何能上得去呢？”

不错，眼前只有光滑削壁一片，布满霜雪，既无隙可攀，又无藤索可附，平步如何得上？

正沉吟间，那怪物已然一晃，朝着削壁飞去，腾身便是数丈。但见它双足倏地往冰壁一按，那冰壁哗啦啦裂开，呈出一道长长的裂痕，其形宛如梯级。

那怪物两足一稳，身子忽地倒悬下来，右手长长伸出，手掌不住价地乱摆，意思在叫秋娘跟着上去。秋娘一瞥已经会意，双足陡点，便已跃上，右手陡长，紧紧搭到那怪物伸手的指爪，身子悬荡。

那怪物又是裂嘴一笑，陡然间，疾朝顶上揉升，双足连连向冰壁抓去，每抓一下，就留下一道如梯级形的裂痕。秋娘一面借着怪物手牵之力往上爬，一面双足踏到怪物抓下裂

痕，竟是稳步而上，毫不费劲。

就这般朝上攀爬，约过半顿饭工夫，人畜已然安抵绝顶。

一到顶上，秋娘才举目心中已觉一异。但见西峰之巅是块旷地，平方达千亩之谱。旷地之中，赫然有一所宛如宫殿的高楼崇厦矗立当道。

再看那座大楼宇，心中不由大惊，原来是用冰雪凝成的。门外围墙门宅，白闪闪，光秃秃，暴寒生烟，不是冰雪所造还有什么来呢？

正困惑间，已见那怪物跳跳蹦蹦地向着大门走去，秋娘无奈，只好跟着跑，到得门前，秋娘举目一瞥，又是不禁啧啧称奇。

原来那大门竟是徒具其形，实在并没有可资进入孔道，门槛门环，一切都是刻上的，所谓门，不过是一片冰壁而已。

一抬头，秋娘朝门顶望去，但见门楣之上，浮现两个斗大的栋书，写着：“雪宫”字样。

这儿就是“雪宫”？秋娘心中大喜，因为根据大海龟背上所示，浴风子不是住在这儿么？他不是自号“雪宫主人”么？如此看来，这怪物与浴风子前辈是大有渊源了。

然而门虽设而徒虚，没有孔道，怎生走得进去呢？秋娘游目四览，只见那四边的围墙却甚矮短，不过一丈左右，心中寻思：“何不自围墙外跳进去？”

除了此也是无法，秋娘想了一想，身形暴长，已然腾空拔起丈余，便待朝雪宫内闯进去。

陡然间，但觉眼前白练横空，秋娘快，那怪物比她更快，已然横拦在她的前头，毛茸茸的手臂一扬，蒲扇般的手

掌猛地向她的肩膊推到。

秋娘冷不提防那怪物有此一着，要闪已来不及，但觉对方力大无穷，给它这一按，已然轻飘飘的跌回地上。

秋娘心中骇然，那怪物何以一改常态，倘它当真翻起脸来，不仅前此一段恩情付诸东流，自己性命恐有危在旦夕之虞。

然而，转念一忖，当前怪物虽然阻拦自己，不让闯进雪宫，不过似无恶意，如存心不善，方才出手重些，自己恐怕已经不起，莫非雪宫里面藏下什么秘密，不可为外人所知？

思思想想，只见那白毛怪物，似无恼怒之色，裂口依然，慢慢地走近秋娘之旁，手比脚划，作了好多手势，秋娘一看，心中恍然，又怪错了这位救命恩公了。

原来那白毛怪物，对秋娘表示，要进雪宫之内，必需先服了玄玄丹，然后再打坐运气，才可进去。

秋娘不由地想道：“嗯，这般看来，雪宫里面必比外边倍形酷寒。”

当下，乃依怪物的意思，倾出三颗五色缤纷的玄玄丹来，纳入口中吞下，打坐运气调元了好半晌，只觉浑身如火，热不可当。

就在此时，但听那怪物，吱地一声呼啸，向秋娘招招手，一长身已跃进雪宫之内。

秋娘怔了一怔，缀尾跟进，一人一畜到得雪宫之内，秋娘耳目为之一新。

只见围墙之内，乃是一个花园，所谓花园不过以形喻意，并非真个栽植花卉芳草，似此冰天雪地，植物哪能生长？

一路而行，到处尽是银树琼花，一草一木，栩栩如生，

历历若真，原来那些奇花异卉，茂林丰草，赫然是冰凝雪固的形态。

秋娘不由啧啧称怪。园中除去花木之外，更有假山广亭，烟桥水榭，极尽园林之致，不过全是霜雪凝固而成。

一人一畜走过一条曲折的吊桥，秋娘眼前又是一亮，但是高楼崇厦，直干云霄，广阁重叠，房舍毗节。这些楼宇，自然也是披满霜雪的了。

“这就是雪宫了么？”秋娘心中嘀咕：“浴风子前辈可谓武林奇人，住着这个所在，当真是琼楼玉宇！”

迳入正中大屋，里边厅房纷陈，井然有序，那怪物对这座雪宫道路极熟，举步如飞，顷刻之际已然穿过许多华丽厅堂，到得一间极为宽敞的房间。

房里的气温似比外边温暖得多，秋娘踏步进去不久，已觉身上渐渐水湿，秋娘不由吃了一惊，自己又没流过汗，怎地会有水湿，随手抓起袍角一瞧，不料才抓下便听霍地一响，那袍角竟如油炸，已然断了。

秋娘心中更是一震，才知身上所穿衣服，因寒气所聚，不知不觉已成薄冰之片，所以才会应手而断。

她不禁想道：“无怪那畜牲要我先预服玄玄丹和运元调气，才让我进来，倒有道理！”

同时也知身上水湿，乃是因为室内温度较高，将在外边聚来寒气挥发所致。一悟之余，秋娘索性暗自调运内元，行起功来，不一刻，已然遍体湿透了。

她再看披在外边的雪熊皮袍，竟然不受冷流影响，没有半点水湿，而且柔软如旧，不由暗自叹道：“素常听人说雪熊皮袍乃世上稀宝，价值连城，看来此语不虚。”

秋娘又细细地端相了房中一下，但见石床石几，一尘不

染，拾掇得干干净净。四边之墙壁，也是用花岗石砌成，平滑无痕，只有在房底一角，有一个用石琢成似箱非箱的东西。

这其间，那怪物一声不响，跳跳蹦蹦地扑到那石箱模样的东西旁边，陡地伸出毛茸茸的巨掌，朝那石箱发力一拍，但听得一声震天价响过后，那巨大石箱竟然裂而为二，暴露当场。

秋娘着实吃了一吓，自顾想道：“那畜牲当真不是凡物，竟然会使武功，内力之厚，自愧不如了！”

怪石箱一裂开，那怪物手一引，便朝箱内掏去，竟然掏出一册册的小书来。

秋娘一瞥，大喜过望，情不自禁振嗓大呼道：“雪宫主人浴风子的秘笈？”

不错，这几册小书，正是浴风子的绝学秘传。那畜牲掏出了小册，并不交给秋娘，只在手中把弄不休。

那白毛怪物虽是通灵，毕竟不是人类，秋娘心中大急，生怕怪物万一不懂事，把那几本小册撕毁，一长身已然扑上，口中直嚷道：“别毁了它，别毁了它！”

那怪物一怔，倒退两步，一手拿着秘笈，一手频频乱摇，待得秋娘步近石箱，那怪物已然退到房底，睁目蓄势，状甚愤怒，似不欲秋娘走近它手中宝物。

秋娘秀眉一蹙，寻思道：“秘笈既已露面，但有这畜牲护着，可望不可即奈何！”

她心中有数，畜牲乃属神物，深谙武事，若要力夺，万万不能，除非智取。

偶然朝那断为二截，坍倒一边的石箱望去，隐约之间，但见箱面上似刻有文字般的痕迹。

秋娘且慢理会夺取秘笈，俯下身去，拾起那截坍下的残石，与另一截凑合起来，先看清楚刻的是什麼再说。

但见箱面上所刻的痕迹，深陷达半寸左右，分明是内功极精深的人，用金刚大力指法，削石而成。果然是一些文字。

秋娘读道：“石橱藏秘笈，留待有缘人，忠义孝悌辈，得之可安心。”

聊聊四句之外，另有二行小字。一行写道：人得雪宫，决非等闲之辈，如属忠义之子，可为本门隔世传人；倘系无义之徒，得之必天地不容。另一行则是：雪宫主人浴风子遗嘱，箱暂由本门义畜白毛神猿掌管等语。

秋娘一瞥之下，已然明白，不由肃然下跪，端端正正地向浴风子的遗书叩了三个叩头。

抬头之际，陡见那白毛神猿，已经走近了自己身畔，裂开大嘴，轻轻拍着她的肩膀，似有所表示。

秋娘以为神猿要把浴风子秘笈相授，心中又是一喜，双手一举，便朝着神猿拿书的手递到，谁知神猿赶忙一缩，已把秘笈缩藏背后，一面摇摇手。

这举动大出意料，秋娘无奈直身站了起来，皱眉开口问道：“弟子秋娘，既得入雪宫，亲仰先师遗嘱，神猿怎地吝把秘笈相授，还有什么吩咐，但请赐示！”

语才已，神猿忽地吱吱怪叫起来，指指一处墙壁，扯着秋娘的袍带，示意前行。

当前这只通灵畜牲，不仅知手势，似也明白人语，秋娘见状，望望那神猿所指的一片墙壁，平滑如镜，并无半点痕迹，要走去干什么？

此时，神猿已开始挪步走前，秋娘不敢违拗，只好随着

走去。到得那儿，神猿又是吱吱叫了一阵，指爪一挂，便向那面平壁抓去，只听得呀的一声响，平壁倏地洞开，原来是一扇石门。赫然房中有房，里面竟是一个暗室。

神猿身形一晃，已然闪了进去，秋娘也不假思索尾随而入。里面空荡荡，别无家具什物，秋娘怔了一怔，平视过去，心中不由一跳。

但见正中之处，赫然有一个枯如行尸的老人在打坐，那老人骨瘦如柴，肤如黄蜡，白发垂肩，低眉阖目，端端正正地肃坐其中，动也不动一下。

秋娘一惊过后，寻思道：“莫非此人便是祖师浴风子，武林传说，浴风子已然物化百年以上，怎地还活在这儿！”

寻思未已，只见那神猿猛地把她向前一扯，扯到那位打坐的老人前面，指指点点，又叫又嚷，示意秋娘跪下礼拜。

秋娘这时才瞧真切了，原来当前这位枯瘦老人，并非活着，乃是一个死人，想来必是坐化登天的了。

这位坐化老人，除浴风子外还有谁来，秋娘不假思索，倏地双膝一软，便已跪下，连连叩头，口中喃喃祷告道：“再传弟子秋娘，恭参本门祖师！”

这时，神猿已经把几册小书放置在浴风子面前的一座石案之上。秋娘祷告参谒既毕，眼看着石案上的几本小册，心中很想去拿，却是不敢，她心中困惑，委实不知神猿还要她再做些什么。

忽听神猿吱地一声锐叫，毛茸茸的手指指向石案上的秘笈，示意秋娘受下，秋娘这才敢挪手过去取了。

拿过秘笈，秋娘又向浴风子叩了几个头，正待直身站起，忽觉两肩如负千斤重担，怎样发劲也站不起来。

旋首一顾，才知两肩已给白毛神猿按住，不由秀眉一

挑，叫道：“神猿还有什么吩咐，但说无妨！”

神猿按在秋娘肩上的双掌一松，倏地向石案指去，吱地锐喊一声。秋娘着指处望去，心中不由恍然，原来石案上，也是刻有文字之属。才知白毛神猿不给她站起来的原因，乃是要她一读案上所书内容。

适才，她实在太欢喜了，又只顾跪拜叩头，没有留神，这时才看清楚案上文字，一读之下，才知乃是九龙派的门规戒律。

秋娘朗声念了一遍，再拜而祷，肃然说道：“师门戒律，弟子凛遵！”

神猿见她拜过祖师，授徒之典已成，才让她站了起来。这一番竟是仆人代主收授门人了。

拜在浴风子门下之事一了，秋娘乃负秘笈，由神猿引领，回返刚才的石室，就在石室里清修起来。

神猿也自外出，怎知它这一去，竟是永不回来，永不知它下落，大抵是代主授徒已经完成，它也自奔前程，不再株守雪宫了。

神猿走后，秋娘在石室里，果然专心一意，展阅秘笈，修习九龙门的武学技艺了。

那三册秘笈，其中两册是九龙门人在江湖上炫耀过的技艺，另一册竟是从未在武林中露过脸的武学，“风震神诀”。

秋娘把那秘笈一再琢磨，风震神诀，不只见所未见，抑且闻所未闻，既非掌法，又非剑谱，究竟是什么技艺呢？

一睹名目，秋娘好奇之心陡生，细看内容，原来也是一种内家心法，只是与江湖上一般正宗内功不同。

以秋娘见识，不算贫弱，例如混元一气，纯阴大法这两种武林不传之学，她也知道，独有此风震神诀，乃武林所

无。

秋娘心急得传这位武林巨人的内功心法，也便不管江湖中有与没有，反正是武林绝学，习之必有大用。

她足足在石室里琢磨了两个昼夜，才能把这种心法修习成功，乃有不可言传之妙。风震神诀这门内功，如果修成，乃是运用内元，震荡外界空气，霎时成为暴风，这种由内元迫发而成的暴风，不只力可拔树摧山，使江湖倒流，抑且能散能聚，聚时风坚如铁，可击人身任何一个部分，这种风力，九龙派谓之“风焦”，与混元一气功的“心焦”，纯阴大法的“冰焦”，鼎足而立，不分伯仲。

秋娘既悟，心中大喜欲狂，自忖道：“当真妙啊！风震神诀以风取胜，纯阴大法以冷专长，混元功则以火为基，各擅胜场，当真神妙！”

若给秋娘修为成功，她岂不平空成为武林三派卓绝武学之一么，哪能教她不欣喜欲狂呢！

尔后，她果真心无旁惊，便在石室中修为起来，不过要修风震神诀也非等闲，本身内功得有深厚根底，否则有害无益，极易走火入魔，轻则身体偏枯，变成废人，重则一命断丧。

因是之故，秋娘自知功力尚浅，乃先习浴风子所遗其余两种武功，然后再窥风震神诀之秘。

要知其余两种武功虽无风震神诀之妙，也是当世卓绝的武学，所以，九龙一派门人，才得赖以在江湖闯出嘹亮万儿，垂数十年而不衰。

光阴荏苒，展眼又渡过一个月光景，秋娘自专心致志修习以还，自觉功力猛进，已非吴下阿蒙，同时，对雪宫中的一切已然习惯，不再如过去之怕冷，直到浴风子所遗下的玄

玄丹服用行将完罄，秋娘已自产生了对此大自然苦寒气流的抵抗力了。她把羊脂小瓶倾倒，玄玄丹竟然只剩下一颗，这最后一颗，秋娘倒舍不得服用留下。

有一天，秋娘例课行动完毕，坐在房中，油然作其遐思，屈指一算，已过了一个月零两天，心中寻思道：“月来只困房中，最多是到宫中取用粮食充饥，从未到外边去，神猿又一去不返，好不寂寞，不如到花园走走，解解闷慌也好！”

当下，秋娘乃信步而行，迳奔花园而来。穿过了鳞列栉比的楼台宫阁，已然到了一个月前初抵时那花园之处。

她此刻信步而行，并没有披上那笨厚的雪熊皮袍，到得这儿，身上虽微感寒意，却没有初到时那般难受。

秋娘暗里一运功，身上暖流骤增，竟复常态，心中不由大喜，已知经过月来修炼，功力又精进不少了。

一路缓行，一路细细浏览园中那种俗世所无的雪景，但见银花依旧，琼树无恙，对于雪宫之内的一木一草，何以会由冰雪结成的疑念，秋娘是一向不曾去怀的，这时触景生应，困惑不期又爬上心扉。

她走近一株牡丹形的银花之前，看了半晌，偶然用手向那株牡丹花摸去，只觉冷可砭肤，她心下微微一震，突发力一毁，但听喀嚓一响，一朵牡丹花儿竟然应手而折，秋娘急拿近前来一瞥，心中一亮，不由哑然失笑起来。

那牡丹花徒虚冰表，其实乃是化石之物，只因久受霜降雪布，外表凝成坚固冰壳，当初秋娘误为冰凝而成，其实不然。

提起这个雪宫，原来大有来历，此间一石一瓦，一花一木，连霄楼台，纵横第宅，看去似全由冰雪凝成，其实乃是石头筑砌。

大抵这地方在若干百年前是座王宫，忽经大自然变动，气流所摧，因是之故，整座宫宅，不论死物生物，俱化石而留其形状，再经日累月积的霜雪，不知不觉变为冰形雪状而已。

秋娘一经细心琢磨，已然明白过来，她怔怔地想：“这所在如说是前代古人遗下宫殿，经过大气变化成了石头，但怎地没有遗下人体，莫非人体不可化石？”

她这想法也有道理，花木既可化石，人体何独不然，莫非所有化石人体都给浴风子弃了？

秋娘边想边走，穿过一座假山，陡然间眼底一亮，但见假山之外，有一间如神庙形状的小冰屋，屋前龙雕凤砌，十分精致，庙门楣顶刻着一行大字。

她走近些一瞧，那行字写道：“雪宫前贤真容祠宇”，看下鉴，也知是浴风子所题。

秋娘一悟，肚里说道：“怪不得到处瞧不见有化石遗骸，原来给祖师爷搬到这儿奉侍。”

她已然称呼浴风子为祖师爷了。

才踏步进“真容祠”，不由大吃一惊，但见里边果然陈列了十来个化石遗骸，但都面目狰狞，有者握拳眦目，有者全身蜷缩，竟似十分痛苦。神态却是栩栩如真。

那些石人全是一式夷装打扮，秋娘一看便知乃与紫府宫唐古拉铁同族同种，一琢磨也知这些人所以会狰狞着面目者，必是死前十分痛苦所致。

她默然地在诸石人前跪拜叩头，祷告一番，然后悄悄退出，又到别处浏览，不知不觉已履围墙之缘。

一出围墙便是雪岭西极之所，秋娘一动兴竟然飞身而出，到得外边，气流似较宫内温暖，秋娘精神益觉抖擞了。

不久，秋娘已走到那片笔直冰壁，初来时因有神猿之助，故攀越并不困难，此刻只是孑然单身，怎生下去，但秋娘有心试一试自己功力进境，毫不畏缩。

她蹲到削冰边沿往下细看，当日给神猿所抓裂的痕迹，经月来霜披冰结，已了无存留，恢复去日滑如晶镜的旧观了。

若是在一月以前，她必望而生畏，退志遽萌，此刻却忒大胆，但见她双掌倏地拍出，朝削冰上一按，飞身便已堕下。

一个月来的修为没有白费，秋娘但觉触手处毫不费劲便已抓牢削冰，身形直线下泻，在连翻换掌之间，展眼已安抵壁下。

秋娘微微吐了口气，身如野鹤，便向东走去，这其间，她竟动了游兴，要赶上天火之处瞧瞧，就在半途，她那身彩影，给上岭来的紫府宫掌门葛衣人一双女儿瞧见追来。

秋娘正奔跑间，偶回首一顾，只见遥远处有两朵彩云，冉冉而飞，心中一异，想道：“是什么人到雪岭来？”

她万料不到这两朵彩影，乃是葛衣人的一双丑女。

秋娘频频回顾，但看两朵彩影竟然朝着自己方向追逐而来，一时童心大动，脚下加紧，滴溜溜地往前猛赶，不料她快，后追的人更快，不由大急，陡然间想起在西路衔接北山一处山坳，有一座塔形空峰，心念怦地一动，寻思道：“我且躲到那空峰里去，瞧瞧追来的是江湖上何等人物！”

一打好主意，身形陡转，顷刻之间便转到山坳转弯之处，把那空峰抱起，移行数丈，朝头一罩，已然躲在空峰之中去了。

待得紫府宫两丑女追到，寻不到彩影踪迹，果真诧异起

来。没有多久，葛衣人偕南芝也已到来，怎料他听了女儿们的禀告，只向四周瞥，便已一语道破。

且说藏身空峰里的秋娘，初时不知来者是友是敌，及后听得外边人的说话，认得是紫府门中人的声音，葛衣人吆喝之声才过，她已慢慢掀起空峰，现身露脸出来。

待得秋娘把话说完，众人才知她此次因祸得福，竟得武林奇遇。过了半晌，只听得葛衣人的大女儿姁儿问道：“爹，你刚才怎知秋娘姊姊藏身空峰之内？”

葛衣人大笑答道：“姁儿，你来往雪岭也不下数十次啦，就这么粗心大意，对身外景物全不在意，为父与你不同，每事留神，这个空峰，原来是在山坳之右，多年以来，都没更变，此刻却移至左边，难道山峰会自己走路，是以为父一猜便猜到必是一座空峰，人必藏在其中，所以才会移动，在唐古、吉特、雪岭三处连绵峰峦之中，像这种怪山头，当真恒河沙数，为父早也见惯啦。果然不差，秋娘藏身便在其中。

这席话，说得在场几个后辈为之钦佩不已。

秋娘笑道：“唐古前辈明察秋毫，教人折服！”

葛衣人沉吟道：“秋娘，你的奇遇中有令人不解之处！”

秋娘怔了一怔，问道：“有何不解之处，但请前辈明见示晓！”

葛衣人紧皱双眉，说道：“依你所言，能在雪宫耽下去者，全靠玄玄丹，虽然前辈高人浴风子的玄玄丹已给你服完，但以我所知，花前辈过去在天火之中，也找到这般灵药，浴风子找得玄玄丹不怪，怪在他怎地不全取去，却留有余给后人去取？”

这疑问也不难解答，要知浴风子为人，性极耿介，从来不贪余利，即玄玄丹这般天下稀宝，也不能移易秉性，因只

取其一半，留下一半留给后者。

秋娘笑道：“后辈也不知道，只是照实禀知前辈而已。”

葛衣人想了想，忽地叫道：“嗯，还有话问你，在雪宫之中，那前贤真容祠中，你所见的前辈遗体，当真和我族人一般装束？”

秋娘不悦道：“晚辈怎敢随便撒谎欺诳前辈？”

葛衣人自知情急，说话有些不妥，不由笑道：“秋娘休要认真，老夫不过你在无意中发现本门前辈金体，是以情不自禁而已！”

秋娘吃惊自语：“本门前辈，老前辈此语何来？”

葛衣人脸色一黯，答道：“正是，本门第二三代祖师，所居修为之地，也正是雪宫，听说有一年天火焚山，随着地形大变，从第二三代祖师以及雪宫俱已失踪，不料竟在雪岭之中。”

他顿了一顿又道：“枉老夫经过雪岭几十年，近在咫尺，兀是未曾发见，这番秋娘倒是我紫府宫的大恩人了。”

秋娘连声：“不敢！”

葛衣人又道：“这样也好，待我等办好了史三娘所托之事，便返回唐古拉山，再集门人，前往雪宫，恭迎先师遗体返回紫府宫永远供奉。”

第十八回：花门三女、紫府双姝

葛衣人说这话时，双目尽盯着秋娘之脸，乍觉秋娘面有不豫之色，知当前这个小妮子有所误会了，乃忙不迭地笑道：“雪宫虽为本门先辈尊长修为之所，但年代湮远，宫门已然易主，今为九龙开山祖师修为圣地，亦即九龙延续门派之所，老夫安敢窃据为己有。秋娘你放心好了，除去恭迎前人遗躯而外，老夫决不敢妄取宫中一木一草！”

葛衣人侃侃而道，情绪有点激动，秋娘赦颜垂首，不敢仰视，眼眶里已然泛着泪珠，她已为这位武林尊长高义所感了。

半晌，才听秋娘嗫嚅道：“老前辈说那里话，紫府九龙二派，尔后将成一家，老前辈如有雅兴，即使将紫府徙至那儿开宗立柜，秋娘无不倒履相迎，安敢妄予猜忌。”

葛衣人呵呵大笑道：“大家都是武林豪侠之辈，应有豁达胸襟，这话说说过便算，万望秋娘勿予介怀！”

秋娘展颜一笑道：“但愿老前辈能恕秋娘量狭之罪便好！”

嘻嘻哈哈一阵，已是欣然如昔。这时，莹儿见葛衣人与秋娘要说的话已告一个段落，便道：“老前辈，时不宜迟，我们还是早些赶上天火之处，先觅了玄玄子以应史前辈之约，再及其他吧。”

葛衣人颌首道：“莹儿说得不错，事不宜迟，咱现在登程便是。”

当下，一行五众，自雪岭迳奔天火之所而来。天火处于雪岭东极，与吉特拉山北面相衔接，距离诸人出发之地，少说也得一日左右脚程。